

論普希金的“奧尼金”

柏林斯基著 孫楚良譯

論普希金的“歐根·奧尼金”

柏林斯基著

孫楚良譯

泥土社

“金頭真·財神”拍金添普贊

華昌影社印

新文書館

出版者：泥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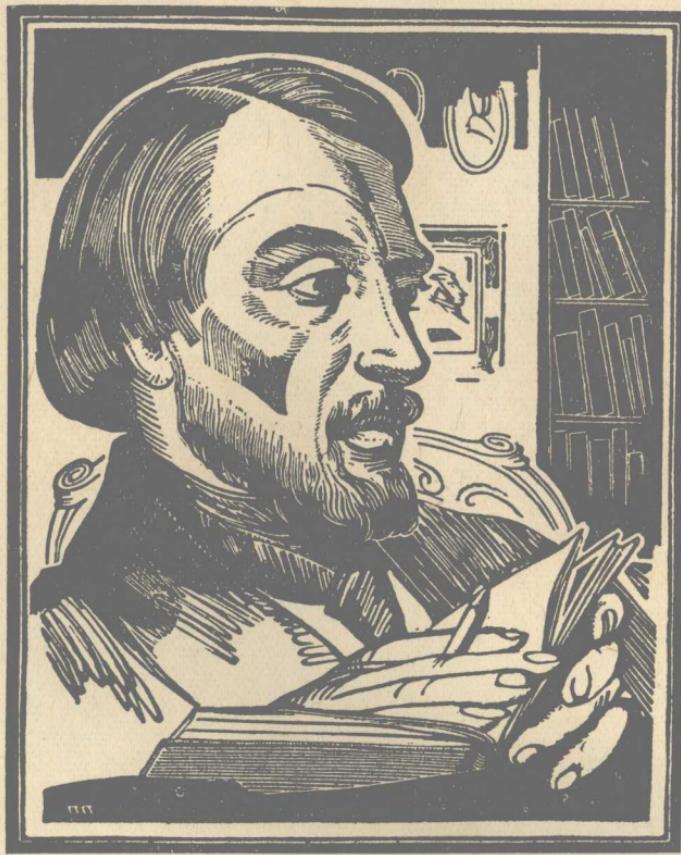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登記證登字第0054749

•上海溧陽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

印刷者：華東青年印刷廠

•一九五三年五月初版•

1—5000



柏林斯基像（木刻）

P.保里諾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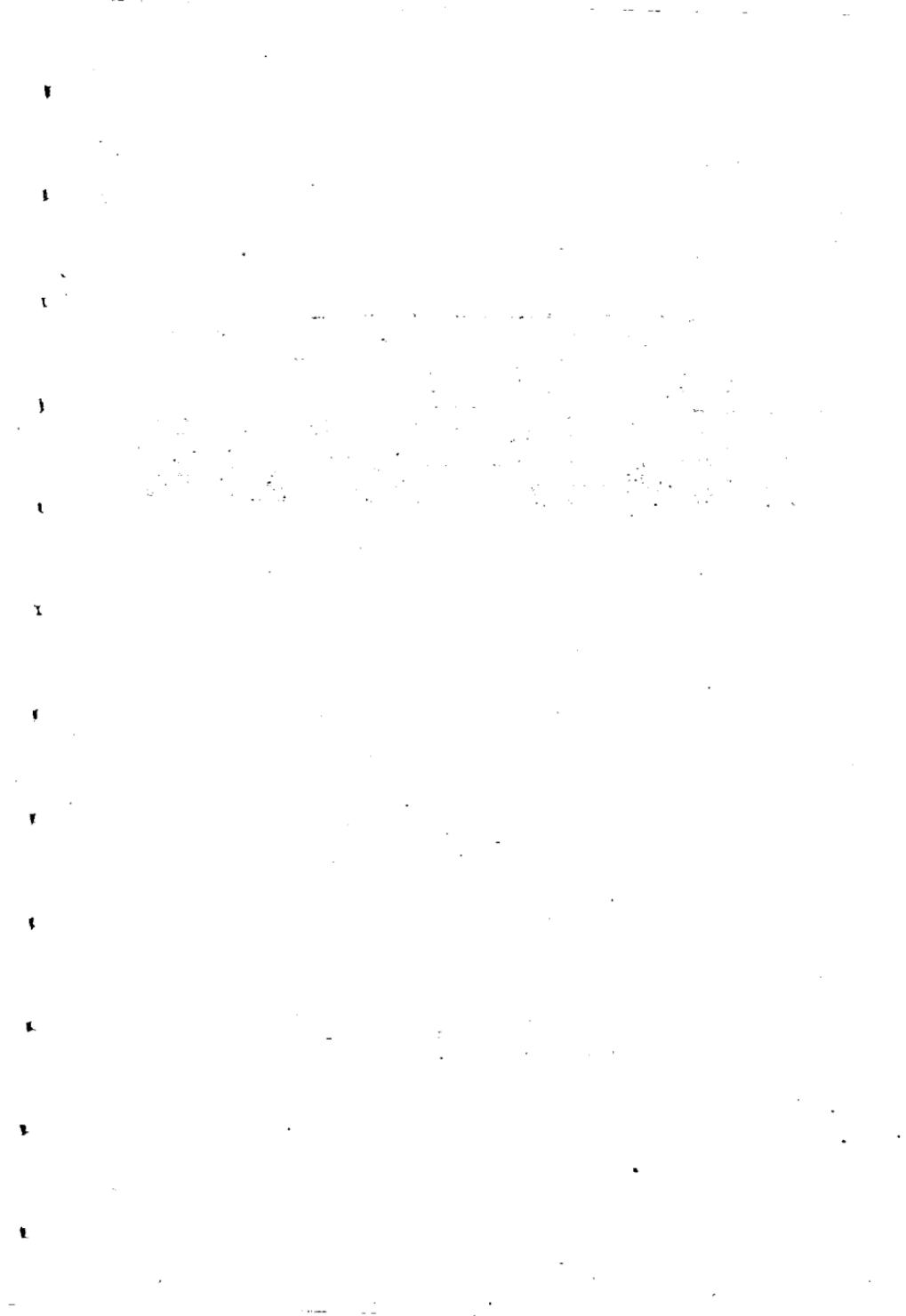


奥涅庚和泰基雅娜(油画)

斯托科夫斯卡娅笔



論普希金的“歐根·奧尼金”





上 篇

我們承認，在評論歐根·奧尼金這樣一首詩篇時，我們是相當缺乏信心的。這有很多原因。奧尼金是普希金最真誠的作品，是他的幻想的寵兒，很少作品能這樣充分、明確、清晰地反映一個詩人的個性。我們在這裏看到他的全部生涯，他的心靈，他的愛情。我們也看到他種種的情感、觀念、和理想。衡量這樣一部作品，意味着衡量詩人的全部創作活動。除了美學上的價值外，這首詩對我們俄羅斯人更具有巨大的歷史和社會的意義。從這個觀點看來，甚至某些批評家相當有理地指出的詩中一些錯誤和晦澀的地方也充滿了深刻的意義和高度的趣味。我們的感到窘迫是不但由於知道自己的學養不夠評斷這樣一部作品，而且因為在很多章節內必須同時指出它的優點和缺點。現在大部分讀者還沒有超過那種空泛的、片面的批評方法。這類批評對藝術作品祇允許絕對的謬誤或絕對的優越，它不明瞭限制性和相對性是絕對性的一種形式。因此，有些批評家溫和地確

信我們並不尊重狄爾扎文，因為，我們雖然承認他的天才，却不能在他的作品內發現一種真正藝術性的，足以配合當前美學口味的才能。但講到奧尼金時，很多人會以為我們的看法是更矛盾的，因為，就形式來說，這首詩具有高度的藝術性，但從實質上看，它的短處真是它最大的優點。我們這篇評論的全部內容大致將發揮這個觀念，不管這種觀念對很多讀者初看時是如何不平常。

首先，我們在奧尼金中看到一幅描繪俄羅斯社會的詩的畫面，而且是描繪這社會發展中最有趣的一段時期。從這個角度看來，歐根·奧尼金是一首徹頭徹尾的歷史的詩篇，雖然詩中沒有一個歷史人物；在我國這一類型的詩中奧尼金是創始的，並且是輝煌的嘗試。普希金在這裏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代表了一種剛才覺醒的社會意識。這是無從評價的功績！普希金以前的俄國詩祇是歐洲詩神跟前的一個聰敏而熟練的學步者，——因此，所有那時的詩不是富於獨創性靈感的自然流露的作品，而更像一些速寫和摹仿。即使有着堅實、鮮明和俄羅斯民族性的才能的克雷洛夫也猶豫了好久才鼓足勇氣擰掉那不值得羨慕的榮譽——拉芳登的繙譯者和模仿者。狄爾扎文的詩篇顯示了俄羅

斯語言和俄羅斯心靈的鮮明的光影，但這些光影却浸沉於在修辭上消溶了外國形式和概念的水底。奧捷洛夫^①寫了一齣俄羅斯的悲劇，而且是歷史的悲劇——德米特里·唐斯柯，但所謂『俄羅斯的』和『歷史的』只是名義而已，實際上却是法蘭西的和韃靼的。

茹柯夫斯基^②寫了兩首俄羅斯短歌，露特密拉和斯維特勒娜，但前者是仿照德文寫的（原作並不高明），後者雖然卓越地描繪了俄國聖誕節風尚之詩意的景象和俄羅斯大地冬季的景色，却瀰漫着德國式的感傷和幻景。巴都斯柯夫^③的詩神永遠在異邦的天空下飄遊，從未在俄國土地上採摘一朵鮮花。所有這些事實足夠證明在俄國生活中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詩，俄國的詩人不得不駕着彼加色斯^④到國外去覓取靈感；不但到西方，

❶ Krylov——（一七六八—一八四四）俄國寓言作家，起先翻譯伊索和拉芳登的作品，後來自己創作。也是詩人。

❷ La Fontaine——十七世紀法國著名寓言作家，所作寓言都把動物人格化，美麗、真樸、富於詩意和哲理。

❸ Ozerov——（一七六九—一八一六）俄國戲劇家，按法國古典主義方式創作。

❹ Zhukovsky——（一七八三—一八五二）俄國浪漫派詩人，編譯和介紹了很多拜倫（Byron）和席勒（Schiller）的詩。對俄國文學的發展有很大功績。

❺ Batyushkov——（一七八七—一八五五）俄國詩人。

而且到東方。普希金上場了，俄國詩這才從怯懦的生手變爲富於才華和經驗的大師。當然，這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世界上沒有突然發生的事。在普希金的兩篇詩，羅斯蘭和露特密拉，強盜兄弟中，他正如他的前驅者們，祇是一個學生，——不但在詩的寫作上，而且在他用詩來表現俄國現實的嘗試上。正因爲這是習作，所以羅斯蘭和露特密拉中俄羅斯的氣息那末少，而意大利的情調却很濃，強盜兄弟則十分像一齣喧嘩的鬧劇。普希金在一八五二年曾寫過一首俄羅斯短歌，新郎，其中出現了奧尼金的第一章。這首短歌的形式和內容都充澈了俄羅斯精神，拿下面的詩句來形容它將比形容羅斯蘭和露特密拉確切得萬倍：

這兒俄羅斯風味在蕩漾！

這首短歌在當時沒有引起注意。現在差不多被遺忘了，所以我們在這裏摘錄做媒的
◎ Pegasus——希臘神話中長着羽翼的駿馬，據說，詩神們奉爲神聖的希柏克靈(Hippocrene)泉水是由彼加色斯的馬蹄踩過後產生的，故亦爲詩人們靈感的源泉，此處意同。

次日一位貴客突然降臨，

或者應說一個媒婆，

她熱烈贊揚娜塔莎的標緻風韻，

又對她父親這樣訴說：

「你有珍珠，我們有一——黃金，

小伙子，老實勇敢，那末後，

規規矩矩到極點，

不吵不鬧不要巧。

他又富又智慧，不用奉承

張三或李四，

他有個兒貴人生，

無憂無慮過日子，

聘禮他裝滿一寶盒，
金戒珠寶貂皮烏黑，
彩綵五光又十色，
織錦長袍多美妙。

昨晚門口他看見她，

他正駕車遊逛，

就與同伴打賭要娶她，

隨卽歡天喜地去教堂。」

媒婆啃着家常餅兒，

暗示着，狡猾又模糊。

焦燥的姑娘靜靜坐，

滿懷恐怖。

父親說：「就這樣罷——

這姻緣真實而單純，

娜塔莎，出嫁罷，

你的閨房太孤單，

姑娘不該太伶仃，

成天唱呀玩的也不行。」

「時辰已經來到，

爲她的孩子築一個巢。」

這民謠從頭至尾都這樣流暢！把所有俄國的民歌放在一起也不比這首民謠顯示更多的俄羅斯國民性！可是我們不應該在這類作品中找尋充滿民族精神的詩篇的標準——一般讀者對這首美妙民謠之不特別注目也是可以理解的。雖然這裏描繪的世界是如此生動而真實，但顯然是一個小天地，僅僅由於這一點任何有才能的人就都能做到。而且，這裏描繪的一切是這樣狹隘、膚淺、不雅緻，一個真正有才能的人不會長期描述這類題材，假如他不希望他的作品成爲片面、單調、沉悶，終於變成庸俗，不管牠具有多少優點。這就是爲什麼一個有才能的人通常對這類作品只嘗試一次，最多兩次。對他說來，這祇是在

一個特定的題材內作一次偶然的涉獵，來測驗自己的能力，並非對這題材有什麼特殊的關心；萊蒙托夫^①的沙皇伊凡之歌，青年侍衛隊，勇敢的商人卡拉斯尼柯夫等詩篇在形式上並未超過普希金的新郎，在內容上却是超越了的。這首詩把丹尼洛夫搜集的一切歌頌英雄的俄國民歌都變成黯淡無光了。然而萊蒙托夫的沙皇伊凡之歌只是一種才能的嘗試，小試筆頭而已，他顯然不會再寫同類的作品。萊蒙托夫在這首詩內採取了丹尼洛夫選集所能供給他的一切東西，所以任何新的同類的嘗試將不可免地成為重複，成為複述的故事了。那個世界中的人民表現他們的情感和熱情時是如此單調，他們的社會關係是如此單純，不精緻，一篇大力的作品就足以描寫淨盡了。熱情的千變萬化，無窮的各式各樣感情的微妙的陰影，數不清的、繁複的社會和私人的關係——這才是生長詩的花朵的沃土，而這種土壤只能在已經高度發展或正在發展的文明中形成。喬治·桑^②的貞德說當代英雄等。

① George Sand——（一八〇四—一八七五）法國小說家，作品有愛情小說、歷史小說等，晚年專寫農民和農村，如小法狄特，流浪人法蘭西士等。

祇能產生在法國。因為在那兒，文明的複雜的原素把一切階層放在電流般錯綜的關係中。相反地，我們的詩歌幾乎祇能單從一個階級的習慣和風尚裏汲取素材，因為牠最能代表進步和知識運動。假如民族性是構成詩的最高價值之一，那末無疑地，我們應該從把彼得大帝改革運動所產生的階層作為主題的詩篇中去覓取真正具有民族性的作品，這階層採取了文明生活的一切方式。然而大多讀者對這問題的看法仍然不同。你說羅斯蘭和露特密拉是有民族性的，流行的作品，大家都會同意說，是的。然而人們更會贊同你，假如你把一些劇本也稱爲具有民族性，那些劇本中的角色是農民，留着鬍鬚的商人和市民，或者其中的人物在純樸的談話中夾雜了俄國的成語俗話，並且以說教的口吻摻入些關於民族性的咬文嚼字的辭句等等。比較聰明和有教養的人則毫不猶豫地（而且十分正確地），在克雷洛夫的寓言中看到了俄國的民間詩，而且（不十分正確地）會在普希金的童話中（如賽爾登沙皇，死去的皇后，七武士）看到它，甚至（十分不正確地）在茹柯夫斯基的童話中（長鬚沙皇柏倫代，睡皇后）也看到了。可是，假如你宣稱普希金的歐根·奧尼金是第一首真正的民族詩，它比任何其他俄國作品包含了更多的民族性，那就很少人同意了，大多數人會以爲這是怪論。然而這跟二加二等於四同樣的簡明。這